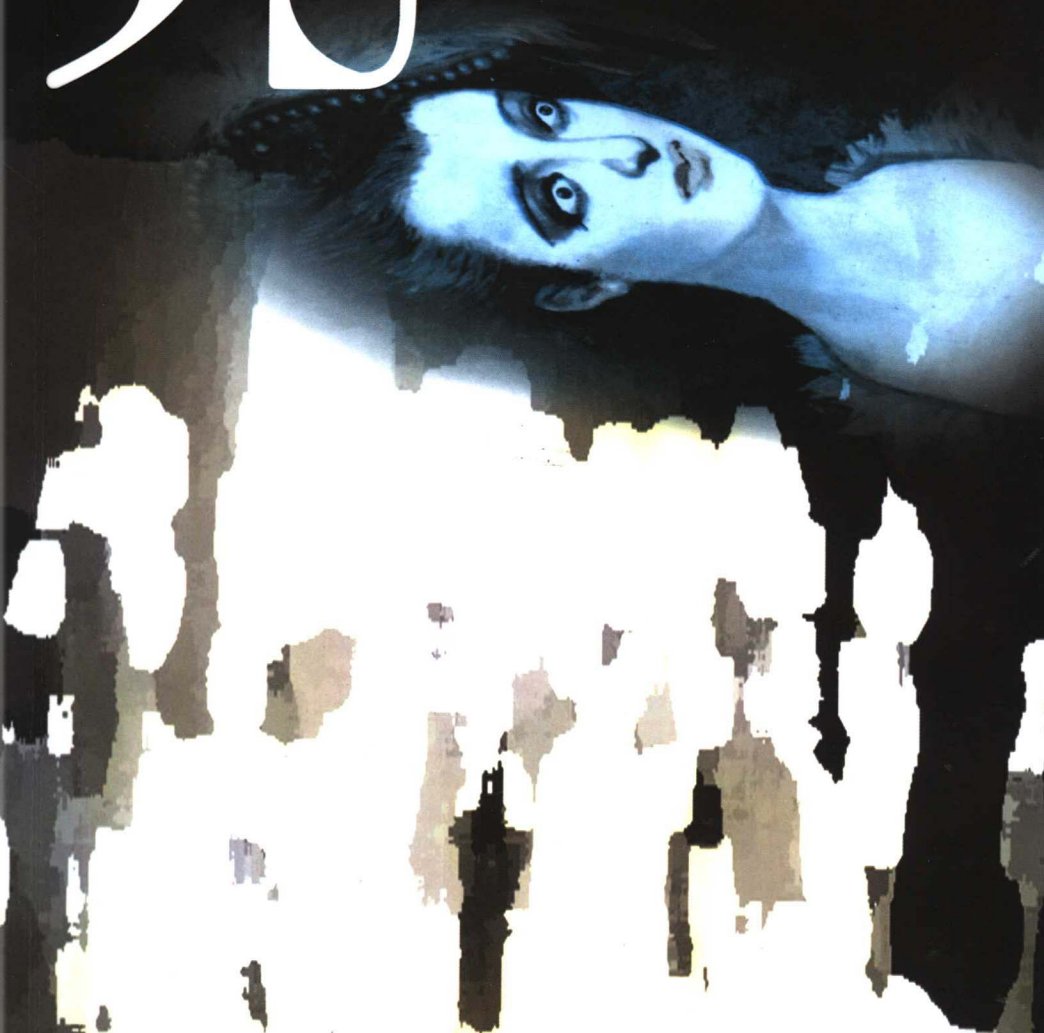


# 死

## 亡的气味

外国恐怖小说精选集②

潘自强 主编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 死

## 亡的韵味

外国恐怖小说精选集②

潘自强 主编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的气味/潘自强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9

(外国恐怖小说精选集)

ISBN 7-5360-4782-7

I. 死... II. 潘... III. 恐怖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324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技术编辑:易平

封面设计:苏家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海印印刷厂

(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75 1 插页

字 数 34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782-7/I·3766

定 价 21.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推荐语：

## 恐怖着，亦快乐着

潘自强

生活中的恐怖将会对人们产生各种伤害。

文学中的恐怖则会为读者提供某种精神的愉悦。

所以多少年来，无论是东方民族还是西方世界，都流传着许多鬼怪、悬疑、奇幻的恐怖故事。

在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神话传说、志怪小说、传奇故事，以及大量口耳相传的民间鬼故事等，这些作品想象大胆、情节奇特、描述生动。作为一种优秀文化的积淀，它们源远流长的历史反映了人类对未知领域积极探索的精神意愿，又从一个方面透露出人类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近二百年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恐怖小说更是发展迅猛，产生了哥特式小说、超自然恐怖小说、现实恐怖小说、科学恐怖小说、社会恐怖小说、当代恐怖小说等。与此同时，也造就了查尔斯·布朗、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安布罗斯·比尔斯、罗伯特·钱伯斯、理查德·马西森、斯蒂芬·金、彼得·斯特劳布等一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家，他们高举恐怖小说的旗帜，走向一个又一个创作高峰。

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恐怖小说因读者的喜爱而屡屡畅销时，自然也引起其他类型作家的关注和兴趣，他们也不时地借鉴、运用恐怖小说的手法来丰富自己的作品，他们的加盟无疑给恐怖小说又增添新的光彩。

为什么恐怖小说能有这样强的生命力呢？

读者的精神需求是决定一切的。作为人类天生就不乏追求刺激的欲望，而恐怖能够给人造成某种心理刺激。可以说，读者阅读恐怖就是在寻求一种刺激。这种阅读并非希望造成人们生理上的某种伤害，而是企求在心理上获得某种阅读的快感。美国著名出版家斯

蒂芬·赞米亚诺维奇说：“优秀的恐怖小说对读者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是那种微妙的、难以排解的、在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甚至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人们常常不能逃避它那恶魔一样的纠缠。”读者需要的就是这种心理的折磨。面对激烈竞争的社会和重重压力的生活，人们往往产生一种求新、求奇、求变的愿望。许多恐怖小说把表现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未知的悬念魅力和骇人的恐怖心理紧密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浓浓的、驱之不散的阅读气氛，以刺激、满足、抚慰那脆弱的心灵。实际上，读者感受恐怖寻求的是精神上的暂时解脱。恐怖小说往往描写复仇、凶杀、阴谋、非理性的行为，以揭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丑陋的一面，这对于那些与社会相区别的个体而言，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地能满足怯懦而不平的心态。读者对恐怖的认同是有其心理依据的，人类对大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东西多得多，当面对未知而心存恐惧的同时，人们更容易产生去了解它、认识它的心理冲动。读者于阅读中产生恐惧是一种欣赏、享受的精神体验过程，虚幻的感觉作用于心灵而并不伤及自身。所以读者恐怖着，也就快乐着。从人类接受心理学的角度说：文学可以描写恐怖，读者也离不开恐怖！

恐怖小说是一个多元化、多流向的体系。尽管在西方部分文论家的批评标准中，恐怖小说与那些主流文学相比地位似乎不高，但当文化的大众化和商业化成为西方社会不可逆转的显著特征时，恐怖小说和主流小说的对立已经逐步淡化。恐怖小说在社会环境的刺激和大众阅读口味的需求下，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和恐怖小说作家创作观念的改变和写作模式的调整不无关系。如果说哥特式小说大都是以遥远的年代、神秘的古堡和偏僻的废墟为背景，描写复仇、绑架、强奸、凶杀等，以营造阴森恐怖的效果，那么在超自然恐怖小说中，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等在继承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写作传统的同时，又在作品中增加了“邪恶灵异”的超自然成分，丰富了恐怖小说的驰骋空间。上个世纪60年代产生的现实恐怖小说，作家理查德·马西森等则将恐怖故事放到了现代

社会的生活环境里，增加具有现实特征的内容，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感到恐怖就发生在身边。而以斯蒂芬·金为代表的社会恐怖小说更善于把传统恐怖小说的要素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一切现实发生的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为内容所用，作品积极关注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通过渲染、营造恐怖环境和气氛，在看似平常的细节下挖掘惊人的恐怖，从而使读者产生紧张压抑、喘不过气来的阅读效果。为了增强故事的神秘、恐怖，早期的哥特式小说、超自然恐怖小说加入了人狼、吸血鬼、鬼怪、灵异等内容。当代的恐怖小说则摆脱这种固定模式，它们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某种看不见、摸不着，能左右人们意志和改变生活的超自然神秘力量。未知是恐怖的起源。当人的一切被冥冥之中的超自然力量掌控而无法摆脱时，那种恐怖是无法言表的。在商业化的社会里，任何文学作品的生存和发展都应该适应经济规律的制约。当我们如痴如醉地沉溺于那些恐怖小说时，你会发现作家已经增添了别样的内容，我们的阅读天地更加丰富多彩。恐怖小说盛而不衰，是和它始终追随社会的变化和满足读者多样的需求分不开的。

恐怖小说除了以独特的恐怖感受吸引广大读者外，也存在着美学意义上的认知价值。任何文学作品的问世都和其培育的土壤有关。虽然相当一部分恐怖小说提供的环境、情节和人物具有荒诞、虚幻的特色，但是，它同样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一种异化的历史。我们发现不论恐怖小说如何去制造、渲染恐惧感，其内核大多数诠释的还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的精神较量，读者感受到的依然是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理想观念等，以及由此引起的家族利益、个人欲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这种对历史社会的认知感是我们时时可以触摸得到的。而一些作家如查尔斯·布朗、爱伦·坡、雪莉·杰克逊等在描写荒诞、离奇的恐怖场景时，努力寻找制造恐怖的缘由，他们描写那些具有心理阴暗特征的病态人，挖掘人类最隐秘的丑恶心理，揭示“心灵的邪恶比外部的危险更可怕”的思想观念。另外，在有的作品里，它告诉来自外界的恐怖是以人类

的自私、贪婪和失误造成的，人类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方面对我们认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有序和谐社会，顺应自然规律都具有启迪意义。美国的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以及日本的铃木光司、阿刀田高等，他们的描写范围更加广阔，作家不追求凶杀、暴力的血腥效果，而是精心营造出折磨心灵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压抑感和恐惧感。在他们精心的铺垫、渲染下，作品里的一条疯狗、一个梦境、一盒像带、一棵柳树、一个电话，甚至一条领带都具有极强的悬念力量，它们暗藏的杀气使人心灵震颤。作家在追求恐怖极致的同时，已赋予小说更丰富的社会内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使人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物质文明的成果，一方面目睹眼花缭乱的社会而不适应，因此在内心产生莫名的焦虑和恐惧，即“世纪恐惧症”。这些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隐含在当代恐怖小说里，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恐怖小说的诞生、发展和兴盛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它给我们的精神享受是令人难忘的。曾有人断言：当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精神充分自由的时候，读者关注恐怖的热情就会渐渐远去。

其实不然，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变化，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无限的。享受恐怖乐趣、追求恐怖快感，这是人类精神体验的一种经常化需求，其欣赏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其追求的最终目的似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外国恐怖小说精选集》是一个精心编辑的短篇小说选本，它收集了英、美、法、德等国家的优秀作品，特别注意收选近几十年发表而获读者好评的恐怖小说，也收选了日本、韩国的部分代表性作品，充分体现了世界恐怖小说整体的创作水准。我们拿起这本图书，翻开任何一篇小说都好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令人揪心的恐惧就会立刻扑面而来，它一直深入你的灵魂，啮噬你精神，给你的脑海留下火辣辣的烙印，以至于你掩卷之后，只要一想起，当初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紧缩、脊背发凉的恐怖感就会重新再现！

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你还会犹豫吗？请勇敢地阅读恐怖吧！

---

## 目 录

猴 爪	W. W. 雅各布斯	1
尖叫的骷髅头	F·马里安·克洛福德	13
维尔小姐	丹尼尔·笛福	44
收 据	沃尔特·司各特	52
幽灵的影子	汤姆·胡德	70
信号员	查尔斯·狄更斯	85
离奇的谋杀案	查尔斯·狄更斯	99
死亡花朵	希区柯克	110
呼唤来自黑夜	韦斯特	117
那个模特儿	克赖顿	127
红谷仓的幽灵	特里·迪瑞	148
死亡之梦	特里·迪瑞	153
电梯里的鬼魂	特里·迪瑞	161
约翰·查灵顿的婚礼	厄里·内斯比	165
克洛尔幽灵	勒·法纽	173
妻子的画像	马佐·德拉·洛奇	188



夜之声 .....	威廉·霍奇森	201
角落里的阴影 .....	玛丽·布拉登	215
柳树告诉我 .....	约翰·梅哈尔	236
牧羊人 .....	弗·福赛斯	244
恐怖之夜 .....	阿·克里斯蒂	275
记号 .....	铃木光司	299
出租车 .....	铃木光司	320
洞穴 .....	铃木光司	338
蛇 .....	阿刀田高	364
死亡的气味 .....	阿刀田高	380
优胜马情报 .....	阿刀田高	395
鬼火 .....	李愚赫	413

## 猴 爪

〔英〕W. W. 雅各布斯

那个夜晚寒冷而潮湿，可是，在雷克斯纳姆别墅的小客厅里，窗帘拉下来了，炉火已在熊熊地燃烧，父子俩正在对弈，白头发的老太太正在炉火边安静地织毛衣。父亲以为棋局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必要把他这一方的国王推至危急的境地，这甚至引得旁边那位白发老太太发出了评论。

“听那风声。”怀特先生说，他看出自己下错了关键的一着棋，这将影响到全局，可是为时已晚，他态度和葛地想让儿子发现不了这个错误。

“我正听着呢！”儿子说，他一面冷酷地审视着棋盘，一面伸出手来，“将军。”

“我简直不相信他今天夜里会来。”父亲说，他的手在棋盘上犹疑不决。

“将死了。”儿子回答。

“住这么远真是糟透了。”怀特先生突然出人意料地发起了脾气，他大声嚷嚷着，“在所有那些糟糕透顶而又布满泥泞的边远住处中，住在这里是最糟糕的。小路上是沼泽，大路上是湍急的水

## 死亡的气味

---

流，我真不知道人们在想些什么。我猜想，就因为大路上只有两所房子出租，他们认为条件这么差也没关系。”

“别介意，亲爱的，”他的妻子安慰他说，“也许你能赢下一盘棋。”

怀特先生敏感地抬眼看看，刚巧看见那母子俩会心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到他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他用稀疏的灰白胡须掩饰着负疚的笑容。

“他来了！”只听到门砰地一声响，接着，沉重的脚步声向房门过来。

老人急忙殷勤地站起来，打开房门；向新来的人道着辛苦，新来的人也向老人道辛苦，惹得怀特太太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这时，她丈夫走进了房间，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男人，男人又高又壮，脸色红润，眼睛又小又亮。

“莫里斯军士长。”怀特先生介绍说。

军士长和他们握握手，坐在炉边留给他的座位上，主人拿出威士忌和平底酒杯，在炉火上搁了一把小铜壶；他满意地看着。

酒至三巡，军士长眼睛更亮了，他开始谈话，当他在椅子里耸着宽阔的肩膀，谈起奇异的景色、英勇的业绩、战争、瘟疫以及陌生的民族时，这小小的一家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位远方来客。

“21年了，”怀特先生朝他的妻子和儿子点着头说，“他走的时候是看库房的小伙子，个子又瘦又长，可如今再看看他吧！”

“他看上去没有受多少伤。”怀特太太有礼貌地说。

“我倒想亲自到印度去，”老人说，“只是想到处看看，你知道。”

“你还是呆在这里更好。”军士长摇摇头说，他放下空杯子，轻轻叹了口气，又摇摇头。

“我想看看那些古庙、托钵僧，还有那些玩杂耍的，”老头儿说，“不久前有一天，你说起了什么猴爪，那是怎么回事，莫里

斯？”

“没什么。”军士长急忙说，“至少，没什么值得说的。”

“猴爪？”怀特太太好奇地说。

“嗯，也许它有点像你们可能称做魔术的那种玩意儿。”军士长不假思索地说。

三位听众急忙朝前靠拢过来。客人则心不在焉地把空杯子凑到唇边，又把它放下了。他的主人给他斟满了酒。

“看上去，”军士长说，他用手在衣服口袋里摸索着，“这只是个普通的小爪子，已经干成木乃伊了。”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怀特太太看了一眼，她的脸憎恶地扭曲了一下，身子退了回去，可是她儿子接过它，好奇地观察着。

“这有什么特别的？”怀特先生问，他从儿子手中拿过那东西，仔细看了一眼，把它放在桌上。

“一位老托钵僧用符咒镇住了它，”军士长说，“他是个非常神圣的人。他要显示，命运支配了人们的生活，而那些干预命运的人会使他们自己遭受不幸。他用符咒镇住了它，这样就可以有三个人，每人都能通过它实现自己的三个愿望。”

他的神态是那么打动人，使他的听众意识到，他们轻轻的笑声和他有点不协调。

“噢，那你为什么不提出三个愿望呢，先生？”赫伯特·怀特机智地问。

军士长注视着他，目光里是中年人对于冒昧的年轻人的容忍。“我提出了。”他平静地说，他那布满斑点的面孔发白了。

“你那三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吗？”怀特太太问。

“实现了。”军士长说，他的杯子轻轻地敲击着他坚实的牙齿。

“还有别的什么人许过愿吗？”老太太问。

“有，第一个人实现了他的三个愿望，”他答道，“我不知道头

## 死亡的气味

---

两个愿望是什么，但第三个是祈求死亡。那就是我怎么得到了这个猴爪。”

他的语调极其沉重，这一群人都沉默了。

“要是你已经实现了三个愿望，那么，眼下它对你没有用处了，莫里斯，”老头儿终于说话了，“那你留着它干什么呢？”

军士长摇摇头。“为了幻想，我想，”他慢腾腾地说，“我的确打过主意想要卖掉它，可我不想卖了。它已经造成了够大的危害。再说，人们不会买它。他们认为这是个神话，其中有些人，还有那些真的有点相信它的人要先试试，然后再付钱给我。”

“要是你能提出另外三个愿望，”老人以锐利的目光看着他，说，“那你会提吗？”

“我不知道，”军士长说，“我不知道。”

他拿起猴爪，夹在食指和大拇指中间摇晃着，突然把它扔到火上。怀特轻轻地喊了一声，弯下身子把它拿开。

“最好是把它烧了。”军士长严肃地说。

“如果你不要它，莫里斯，”老人说，“把它给我吧。”

“不，”他的朋友固执地说，“我把它扔到火里。要是你留着它，出了什么事可别怪我。再把它扔到火里吧，做个明智的人。”

怀特摇摇头，凑近了仔细察看他的新东西。“你怎么许愿？”他问道。

“你右手拿起猴爪，大声许愿。”军士长说，“可我警告你后果严重。”

“听上去就像是《天方夜谭》，”怀特太太说着，站起来开始摆饭，“你难道认为，你也许可以祝愿我长出四双手吗？”

她丈夫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猴爪，军士长脸上带着一种警告的神色，他抓住了怀特先生的胳膊，这一家三口忍不住放声大笑。

“如果你一定要许愿，”他粗暴地说：“提出些合理的愿望吧。”

怀特先生把猴爪放回口袋，摆好椅子，示意他的朋友入席。

吃晚饭的时候，那护符有点儿被遗忘了，饭后，三个人坐在那里，着迷地听军士长讲他在印度的第二部分冒险经历。

“要是关于猴爪的故事不比 he 刚才告诉我们的事更真实，”房门在客人身后关上了，这个时候离开，军士长恰好能赶上末班火车，赫伯特说：“那我们从它身上搞不出什么名堂。”

“你得了这东西给了他点什么？”怀特太太凑近了仔细察看着丈夫，然后问道。

“一点小意思，”老头儿说，他的脸上微微有点发红，“他不要，可我让他拿着。他又逼我把它扔到火里。”

“很可能，”儿子赫伯特装出害怕的样子说，“嘿，我们就要发财了，要出名，要享受幸福了。父亲，先从祝愿你当个皇帝开始吧，那你就不用再受老婆的气了。”

说完，他猛地绕着桌子跑开来，受了中伤的怀特太太拿着沙发背套在后面追他。

怀特先生从口袋里拿出猴爪，半信半疑地看着它。“我不知道该许些什么愿，这是事实，”他慢吞吞地说，“看上去，我想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

“要是你恰好把这所房子的欠款付清了，你就很高兴了，对吧？”赫伯特把手搂在肩上说，“好啦，那么就祈求 200 英镑吧，正好付清这笔账。”

父亲因为自己的轻信，羞愧地微笑着，他拿起了那个护符，这时，他的儿子带着一种庄严的神色，然后冲母亲挤了一下眼睛，在钢琴旁坐下，弹了几个感人的和弦。

“我想得到 200 英镑。”老人的话音很清晰。

钢琴奏出一阵激烈的声响，应和着这句话，可是它被老人颤栗的叫喊打断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听到喊声，向他奔了过去。

“它动了，”老人喊道，他对着躺在地上的那东西厌恶地瞥了一眼，说，“我许愿的时候，它就像条蛇一样在我手里扭动着。”

“哦，我没有看到那笔钱，”他儿子把它捡起来，放在桌上，说，“我敢打赌，我永远见不到这笔钱。”

“这准是你的幻觉。”怀特太太焦急地盯着他说。

老人摇摇头，“不过，没有关系，没受伤，可它还是让我受了点惊吓。”

这家人重又在炉火边坐下，两个男人抽完了烟斗。外面，风比刚才刮得更猛烈，楼上的门砰地一声响，老人紧张地哆嗦了一下。一种异样的沉闷的寂静笼罩着这一家三口，直到老两口站起来，准备去睡觉。

“我希望你们能发现，那笔款子捆在一个大包裹里，放在床中间。”赫伯特向他们道晚安时说，“而且，在把你们那笔不义之财装进口袋里的时候，会有个可怕的东西蹲在衣柜上盯着你们。”

第二天早晨，当冬日的阳光洒在早餐桌上的时候，赫伯特在灿烂的阳光中嘲笑他的恐惧。屋子里有一种前天晚上缺乏的乏味的安全感，那个又脏又干瘪的小猴爪被随意地放在餐具柜上，表示人们不那么相信它的效力。

“我想，所有的老兵全都是一样，”怀特太太说，“我们竟会听信这样的胡言乱语！这年头许愿怎么还会灵验呢？而且，就算能灵验，200英镑怎么就能碰着你呢？”

“也许会从天上掉下来，砸到他脑袋上。”轻浮的赫伯特说。

“莫里斯说，事情发生得那么凑巧，”他父亲说，“即使你是那样许愿的，你也许仍然会认为，那只不过是巧合。”

“好啦，我回来之前别动那笔钱，”赫伯特说着，从桌旁站起来，“我怕它会把你变成一个自私而贪婪的人，那我们就只好不承认你有什么关系了。”

他妈妈笑了，她跟着儿子走到门口，目送着他上了路，又回到餐桌旁，取笑丈夫的轻信。可是，这些并不妨碍她一听到邮差

敲门就急匆匆地跑到门口，当她发现邮差送来的是裁缝的账单时，也并不妨碍她有点苛刻地说起军士长嗜酒的习惯。

“我想，赫伯特回来的时候，会有更多有趣的议论。”他们坐下吃晚饭的时候，她说。

“我敢说，”怀特先生说着，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那个东西在我手里动了；我发誓。”

“你觉得它动了。”老太太安慰他说。

“我说它动了。”怀特先生回答道，“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我刚刚——什么事？”他妻子没有回答。她在观察外面一个男人的古怪举动，他犹疑不决地向屋里窥探，看起来好像是要下决心进来。老太太心中想到了那 200 英镑，她注意到，这个陌生人穿着考究，头上戴着一顶崭新锃亮的丝绸帽子。有三次他在门口停了下来，然后又向前走开了。第四次，他手把着门站在那里，接着，突然下定决心，推开大门，走上了小径。就在这同一时刻，怀特太太把双手放在身后，急急忙忙地解开围裙带子，把这件有用的服饰塞到椅垫底下。

她把陌生人领进屋，那人看上去很不安。他偷偷地注视着怀特太太，当老太太为屋里的摆设和她丈夫身上那件通常在花园里穿的上衣向他表示歉意时，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接着，她以女性所能容许的耐心等待着他宣布来意，可是，他奇怪地沉默着。

“我——受命前来拜访，”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又俯身摘下裤子上的一段棉线，“我从莫·麦金斯公司来。”

老太太吃了一惊。“出什么事了吗？”她屏住呼吸问道，“赫伯特出了什么事啦？什么事？什么事？”

怀特先生插嘴了。“哎，哎，妈妈，”他急忙说，“坐下。别忙着下结论。你没有带来坏消息，我相信，先生。”他边说边急切地看着那个人。

“我很抱歉——”客人开口了。



## 死亡的气味

---

“他受伤了吗？”母亲问。

客人点点头。“伤得很厉害，”他平静地说，“可他一点儿也不痛苦。”

“啊，感谢上帝！”老太太紧握着双手说，“为此而感谢上帝！感谢——”

她突然停住了，她开始明白了这项保证不祥的意义，而且，从那个人躲躲闪闪的神情中，她的恐惧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她屏住呼吸，转向反应比较迟钝的丈夫，她把颤抖的衰老的手放在他手中。

一阵长久的沉默。

“他给机器卷住了。”最后，客人低声说。

“给机器卷住了，”怀特先生迷茫地重复着，“哦。”

他坐在那里，茫然地注视着窗外，他把妻子的手握在自己手中，紧紧地抓住，就像是将近40年前他们恋爱的时候他常做的那样。

“他是我们剩下的惟一的孩子，”他轻轻转过身，对客人说，“这太残酷了。”

那个人咳嗽了几声，站起身来，慢慢踱到窗前。“公司希望你们向你们转达，他们对你们的巨大损失表示真挚的同情，”他说着，并不看周围，“我请求你们的理解，我仅仅是他们的仆人，只是服从于他们的命令。”

没有回答；老太太脸色苍白，她两眼直愣愣地，听不见她的呼吸声；她丈夫脸上的神色就像是他的军士长朋友第一次投入战斗时的样子。

“我要说明，莫·麦金斯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个人继续说道，“他们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儿子为公司效力，他们愿意馈赠一笔款子作为补偿。”

怀特先生放下妻子的手，站了起来，他惊恐地盯着他的客人，